

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不会一蹴而就



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实现突破,是一项系统工程,每一项核心技术都包含了“产业链、价值链、生态系统”,任何环节上的断裂都难言成功。也正因如此,作为大国重器,核心技术的突破既是国家事也是企业事,既面向国家重大需求,也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。

近日,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,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,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。习近平指出,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。要下定决心、保持恒心、找准重心,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。

“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。”很多媒体在报道时,包括不少网络媒体在转载时,都把这句话放到了显要位置。在两年前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,习近平总书记也说过同样的话。由此可见,在核心技术问题上,中央层面的态度一以贯之,关键就在于要在更广的范围内统一认识,在“遵循技术发展规律”的基础上,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实现突破。

遵循技术发展规律,首先要对现状有清醒的认识,如果不知道身在何处,不可能准确地找到通往目标的道路。今年的全国网信工作会议涉及很多议题,“核心技术”之所以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,与不久前发生的“中兴事件”有很大关系。也正是通过此次事件,很多人才真正认识到“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‘命门’”,才真正地明白“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的最大隐患”。具体到我国的芯片产业,按照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司长刁石京的说法,也仅仅是“越来越接近世界第一梯队”。

认清现实仅仅是找到了起点,在此基础上更要认识到突破与超越的不易。现在有一种观点,认为我国在核心技术上的短板是由于国家投入不够,

甚至认为只要下大力气投入,很快就能实现“超越”。这种观点恰恰忽视了技术发展规律。就拿芯片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高通公司来说,其核心优势正是长期“积攒”的海量专利,而且还经历了激烈的市场竞争洗礼。要想实现超越,哪怕投入的人财物再多、力度再大,也不可能一蹴而就。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制度环境、市场环境的意义所在。

上述“环境”的塑造与完善,也正体现了对技术发展规律的遵循,投入与产出、研究与应用,是密不可分的。回顾网络技术的发展,无论是核心技术的突破还是一般技术的改进,动力往往来源于需求。正所谓“科研和经济不能搞成‘两张皮’”,核心技术研发的最终结果还是要落到市场上。就拿评

判手机芯片的水平高低来说,恰恰就看手机厂商们愿意在旗舰机装载谁家的芯片。产品能否在市场上获得成功,甚至可以作为技术是否真正成熟的试金石,而不是单纯地把技术报告、科研论文、实验室样品作为评判标准。

由此不难发现,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实现突破,是一项系统工程,每一项核心技术都包含了“产业链、价值链、生态系统”,任何环节上的断裂都难言成功。也正因如此,作为大国重器,核心技术的突破既是国家事也是企业事,既面向国家重大需求,也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。就像很多人都在期待的能够市场化、产业化的“中国芯”,不仅改变受制于人的局面,还有可能带来更亲民的价格。

少谈点儿“工匠”,多想点儿“精神”

■“新动能·新思想”访谈

既是企业家,又是“非遗”传人,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总裁秦玉峰,对“工匠精神”有着不同寻常的深刻见解。秦玉峰认为,真正的“工匠精神”意味着创新。在一个缺乏创新的环境中,是不存在“工匠精神”的。

没有创新,只剩工匠

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东阿阿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,您觉得什么是真正的“工匠精神”?
秦玉峰:当“工匠精神”进入政府工作报告,成为一个“热词”后,对于“工匠精神”的追捧将会持续很长时间,会有部分企业家认为“复古式的精益”就是“工匠精神”。
这是一个误区。我相信真正的“工匠精神”意味着创新。

在一个缺乏创新的环境中,是不存在“工匠精神”的。所以,当我们谈论“工匠精神”的时候,我们应该少谈点儿“工匠”,多想点儿“精神”。
前年春节期间我带团队去欧洲考察。我们考察的公司,既有意大利的奢侈品公司,也有奔驰、兰博基尼这样的汽车公司,每家公司的风格都不同,却都体现出了“工匠精神”。为什么呢?
意大利的奢侈品公司通常保持着限量、手工的传统,讲究精雕细琢、精益求精。这是他们对“工匠精神”的坚持。但我们仔细询问后发现,在纯手工的背后,又有对最新技术的应用,通过技术创新,给用户带来更好的体验。他们认为,“创新”才是“工匠精神”的精髓,没有创新,只能称为“工匠”,有了创新,才是“工匠精神”。
这些反馈给了我极大触动,我们对“工匠精神”的理解有极大的局限,有时候根本没有触及“工匠精神”的精髓,而是走进了“工匠”的误区,忘记

了“精神”才是最重要的。
世界上历史悠久的知名企业,其创始人都是真正的“工匠”。而他们之所以成为大企业家,肯定不是因为持续手工打磨某个产品,而是通过技术创新、组织创新、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,提升了产品质量、用户体验、生产效率、品牌知名度等等,从而为企业提供了发展动力。

“创新”是一种行动

您对新时期“创新”是怎么理解的?
秦玉峰:在我们身处的移动互联网时代,“创新”是一种常态。人人都接受了创新的理念。人人都意识到创新的重要。但实际上,“创新”在很多人和很多企业那里只是一个口号,而不是一种行动。它不再是“企业家特有的工具”。
“创新精神”是“企业家精神”最主要的指标之一,也是“企业家精神”最重要的呈现方式。在当下的中国乃至整个

世界,“创新”是一种是“新常态”。它使中国经济呈现出了活力,也面临着相当大的风险。但这种风险比起机遇来,正如德鲁克所说的“企业家精神”那样,“是风险最低的而不是最高的行为”。
东阿阿胶看起来与互联网时代格格不入,但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一直贯穿在公司的血脉里。移动互联网背景下,我们也一直在进行消费场景的重塑。我相信这种场景重塑,能够为我们的商业模式创新提供切入点。我们努力将东阿阿胶打造成“国家名片”,代表国家,拿得出手,争得回光,赚得来钱,赢得来尊重。这也是我们将“文化体验营销”作为未来工作重点的主要原因。
我相信,创新与企业所处的领域无关,与企业家的年龄无关,与企业的定位无关。创新是一种意识,是企业家精神。我想说的是,当旧秩序终结,新秩序需要建立的时候,“创新”不是一个词汇,而应该是一种行动。

不新鲜的伤疤

更需要彻底疗愈

央视近来连续发力,一连曝光了三起违规排污事件。除了洪洞县,还有江苏灌云县、河南内黄县,事件的要素都差不多:大工业园区,地理位置偏僻,企业违规排污很早就不是秘密了,有些企业没少吃处罚,但基本是“坚决认错,死不悔改”,当地环保部门也表示很无奈,好像谁也拿他们没辙。
如果放在国家大力调结构去产能、环保督查也日渐严厉的大环境下看,故事纵然俗套,还是会让人感到吃惊。就在这个月,央视报道出炉之前没多久时间,黄河新闻网挂出一条消息,说的就是洪洞县政府做专项检查,看中央环保督查反馈的问题是否整改到位。对于类似洪洞县这样的资源县来说,按说转型迫在眉睫,可在上市大企业面前还是那么无力,这就让人深思了。

俗套故事一再上演,地方转型过程中巨大的惯性可见一斑。对于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来说,牺牲环境换取发展的路径仍旧吸引力巨大。都说改革进入攻坚阶段,这样深层次的困境,需要深层次的注目。
关注发展路径,归根结底其实还是关注人。记者镜头下瀑布一般肆意坠落的废渣、酱油似的海水很是触目惊心,不过最触动我的,还是当地普通的农民,他们与污染的关系最亲密,也最一言难尽。
洪洞的村民不堪忍受,对记者大倒苦水,说完又忍不住担心遭到打击报复;内黄的一些村民干脆保持缄默,因为企业给了他们“污染费”;灌云的村民说,化工企业的扩张逼得村民退离了原来的家园,可眼看着新的工业园区已经开建,还近在咫尺,不免又一次陷入担忧。
面对糟糕的生存环境,村民们反应不一,可全都透着无奈。污染严重,村里人都知道,可他们又能怎么办呢?
这样的茫然,也不是新鲜事。不新鲜的伤疤,更需要彻底地疗愈。(摘自《北京青年报》,作者张静雯)

■投稿邮箱:qilupinglun@sina.com

功利化的阅读和被肢解的名著

■大家谈

□金新

世界读书日到了,不妨谈谈读书。笔者曾看到报道说,有记者询问一名中学生是否看文学名著,此学生竟反唇相讥:“看名著能考大学吗?”语出惊人,令人瞠目结舌。
不过,尽管出乎意料,但在“情理”之中,这种弱化,确切地说否定名著作用的观点具有相当的普遍性。有教师命题作文,让学生谈论“读文学名著与考好语文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”。学生认为有关系的每每言不由衷,以为无关系的往往言为心声。撇开偶然因素,这是目前语文应试陷于极端,评价机制趋向落后的结果。
然而,客观且公正地说,造成中学生不看名著,除了语

文考试指挥棒外,我们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学生就是家长与老师的影子。青少年不爱读名著,一定程度上正是受家长与老师自己不爱读名著的影响。依赖语文知识的简单积累与授课技法的无聊施展,可以成为名师;于是,从不阅读名著的学生,依靠基础知识的机械识记与选择题型的无端猜测,同样也可以成为尖子。荒谬的推理,源于荒谬的环境。而荒谬的环境中,荒谬的极致,应该是以文学为底蕴的语文老师居然不爱读文学名著。
当然,说时下的中学生一点也不读名著,可能有些“言过其实”。毋庸讳言,在语文考试指挥棒下,由于阅读名著无法符合急功近利的所谓量化标准,精读莫泊桑的《羊脂球》,还不如略知莫泊桑何时出生、哪国人、几多作品,以便应付名副其实的死记硬背式

的客观选择题。
可语段还是不能不阅读的,并有相当大的量,因应试既离不开繁琐的基础,也离不开零碎的阅读。现在哪一个学生没有若干本某某某语段“精选”“汇萃”“大全”之类的书,眼下有的语段读书业已哗众取宠到了“兵法”的地步,真让人有挟中考与高考之“天子”以令各名著之“诸侯”的幻觉。这种对名著的肢解,从本质上来讲,是对名著整体美学与哲学意蕴的削弱甚至“毁灭”,将人引入猜疑的尴尬境地。事实上,名著中的语段有时单独来看好,在整体里未必佳(极可能相对是败笔);有时在整体里好,单独来看未必佳。
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原是一篇在比照中体现鲁迅思维个性与共性的,如将它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,百草园归百草园,三味书屋归三味

书屋,那断章取义是显而易见的。就百草园而言,孤立地阅读,充其量只是写景有序而已,甚至还有“学生腔”之嫌。
名著是人类文化精英的积淀,在教育浮躁的时代,竟成了食之无味,弃之可惜的“鸡肋”。对此即便教育圈内有所识之士也仅是口头闹革命,行动不敢越雷池一步。
有人可能会担心,这些“腹无诗书”者今后如何“气自华”,这实在是迂腐至极。君不见时下《中外名著概要大全》之类的书,有时皇皇巨著,粗则一二百字提要,细则三五百字钩玄,那就是专为“弥补”先天不足所准备的“速效滋补剂”。不要说中学,大学里凭这个考上研究生竟不在少数。
在以素质教育的口号落实素质教育的今天,名著的悲哀有其合乎逻辑的必然性。(作者为中学语文高级教师)